

畏惧死亡，并非畏惧死亡本身，
而往往由于一生之中存有太多漏洞般无法补救的缺憾，以及心中有太多未被爱填满的罅隙。
因此，活着的每个人，都身负不可见的重任。
那是对爱从生根发芽的稚嫩到最终成熟的理解，亦是用爱去化解满腹的恨，自我救赎的过程。

沙城

雷文科

City Of Sand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SUSAN /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FROM CASTOR] /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CA@ZUIBOOK.COM]
COVER ART _ FREDIE.L MINT.G [FROM CASTOR] / TYPESET ART _ FREDIE.L R.Jobim [FROM CAS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WWW.ZUIBOOK.C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城/雷文科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02

ISBN 978-7-5354-4324-3

I. 沙…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795号

沙城

雷文科 著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郭敬明

项目统筹: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苏姗姗

特约编辑:痕痕

装帧设计:柯艾文化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01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4

版次:2010年02月第1版

印次:2010年0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2千字

定价:22.8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沙

城

雷文科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SUSAN /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IEH [FROM CASTOR]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CA@ZU1BOOK.COM] / COVER ART _ FREDIE L. [FROM CASTOR]

TYPESET ART _ ALICE L. FREDIE L. R. JORIM [FROM CAS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WWW.ZU1BOOK.COM]

致
你
我
珍
念
的
时
月

city of sand

沙 城

目录
contents

壹	007
贰	019
叁	051
肆	065
伍	089
陆	107
柒	133
捌	153
玖	169
拾	193
后记	216

沙 城
city of sand

壹

『你怕死亡？』

『难道你不怕？』

『不，我不怕，我只怕这无可回避的生活。』

——《云上的日子》

1

十月，林云海几经波折终于找到我。后来回忆时，我突然站在林云海的立场设想，他一定是拖着满身沉重的懊悔与矛盾前来找我的。

彼时，我依然执拗地停留在沙城。

沙城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不亚于河生。换言之，河生曾与我在沙城驻留过的那段平缓时光，现在都值得我去悉数缅怀。它是座不夜城。白天人们遁隐在高档的写字楼或破败的工地，一到晚上，大街小巷灯火璀璨，一派通明，寻欢作乐的人群像狂躁的海潮涌向街头，渗透在每一处拐弯抹角以及断头路上。沙城的娱乐业也是可见一斑：繁杂混乱的洗脚按摩楼，形式新颖的酒吧，美味可口的地方特色小吃，还有隐秘进行的肉体

金钱交易。通宵达旦的欢愉与激情，这个城市从不用睡觉。

我再次回到沙城是在凌晨两点。我带着十三岁不到的苏落。火车经过二十几个小时呼啸的奔驰，在铁路沿线的每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逗留短暂的几分钟，终于从沙城的一端疲惫地进入，准确地穿过心脏。身材肥胖的女列车员在拥挤的车厢过道里艰难地穿行，不耐烦地提醒每一位睡眼惺忪的乘客：沙城到了。我被唤醒，睁开蒙眬倦怠的双眼，寂静的乘客车厢里，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呼吸声以及火车在铁轨上飞驰的呼啸声。看见深夜里沙城熟悉的面孔，像一颗闪闪发光的耀眼星辰，隔着轻飘飘的薄雾，若隐若现。那一刻，眼泪又一次因强烈感慨夺眶而出。苏落睡得深沉，呼吸均匀，将身体的重心安然而疲惫地搭靠在我左边的肩膀上，像茫茫大海里一只历经风浪后终于安全抵达温暖港湾的船只。她很久没这样以安详的姿态沉睡过了。从彼此认识那天起，她脸上一直弥漫着胆战心惊的表情以及与表情一样的苦难，像一只惊慌过度的麻雀。

深秋时节的沙城，空气中夹杂着细微的寒意，不着声息地渗透到骨子里。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像回归一场暂停过的华灯初上的梦境，脚步沉重如铁。苏落睡眼蒙眬地四处打量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她轻轻拽住我衣服的一角，尾随其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夜猫一样的人流。

站在沙城跳动的心脏里，我感觉欣慰，更多的是强烈的无助。火车站附近不眠的商场里动感欢畅的音乐以及汽车鸣笛声，宛如轮番轰炸的手榴弹，精准地扔进了我空洞的内心。有那么一刻，我蹲下来，将脸深深埋进手掌里哭泣，哭得酣畅淋漓。苏落在一旁不知所措地静默着，她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柳枝般孱弱的身躯，用细长的双手抱住自己禾苗般的身体取暖，宽松的衬衣在晚风里招摇，像一面一刮就被吹走的旗帜。

良久，我站起身来，感觉身后的城市在不断下降。

我终于还是决定去河生的住处。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总是自然而

然地想到他。我自知已离不开他。现在我才发现，依赖成为我们最致命的弱点，而不是所谓的时间。时间只是另一个打着巨大幌子的借口。

身上连打车的钱也没有，只好拖着疲倦的身体从车站一路步行过去。苏落很听话地紧随其后，懂事地帮我提一些我再也提不动的行李，好让我腾出手来。我看着她迎着湿冷的风刺猬般蜷缩起身体，于心不忍，便从行李里面找出一件外套给她披上。

走在路上，我一直在设想，河生会不会依然在那里，会不会原谅已是遍身污点的我？他会不会一直等我等到天荒地老，正如他曾漫不经心说的那样。带着种种问题，我在心里敲着凌乱的鼓点，因为每走一步就是在接近答案一步。

我害怕见到河生，但我更害怕见不到他。

当我找到河生租住的地方时，发现那扇摔坏的门上落了一把冰冷的锁。透过门板伤痕般的缝隙，我看见屋子里面那些依然如故的场景，它们依然原封不动。我知道，河生仍没有离开。我挪开那盆完好的君子兰，钥匙依旧安然地躺在盆底。打开门，与苏落进入这间我与河生共同合租的屋子，感觉前所未有的安然。

2

在人流拥挤的大街上碰见林云海，是在一年之后的秋天。

我没有再与河生去酒吧工作，而是在离租住的房子不算太远的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当服务员。酒吧是令人不堪回首之地，弥漫着酒精与浮躁的喧嚣，纸醉金迷、虚幻得像一个不断浮升的氢气球。而快餐店不同，在这里我们能找到真实得能感受到腰酸背痛四肢疲惫无力的生活。我渐渐也会做炸薯条、鸡蛋卷、各种粥类，河生亦会做一些各种口味的咖喱饭，偶尔调给老板一杯鸡尾酒，这些让老板尤为满意。忙碌

背后是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定，如同蹬空的双腿重新回归地面的平稳。

平稳是后来我与河生最为渴慕的生活。

我们选择的是夜班。相反，快餐店其他员工都避之不及，一到夜晚就有打不完的哈欠，他们常规的生物钟注定无法适应早归晚出的方式。而我们早已习惯。这是以前在酒吧工作时遗留下来的职业病。晚上九点到第二天七点是我的上班时间。与我们一起值班的还有年轻的阿宽。阿宽是个热恋中的男人，我们本打算将他归类为男生，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他说，一旦过了十八岁，就是如假包换的男人了。阿宽时常在老板走后请求我们顺便包揽他的活，并且答应请我们去 Starbucks 喝咖啡，最高记录是连续三天总共欠了我们三次 Starbucks 单人套餐。我当然愿意。现在的我极其体谅热恋中的人，毕竟感情是需要时间细细培育的温室花朵。当然无可厚非，我们也喜欢毫不拘束的感觉。其实十一点钟过后，顾客已经渐次稀疏，只有一些不曾入睡的年轻情侣以及流落他乡的异地人光顾，坐到靠窗的位置默默无语地吃一点宵夜，以打发过于缓慢的时间。

很多时候，快餐店空无一人。我和河生趴在靠落地窗户的一排擦得通体透明的玻璃餐桌上，看匆匆忙忙的车流来来往往，像沙城身体里一股源源不断的鲜活血液。投怀送抱的年轻人沉溺于爱情的甜蜜里，互相分享一颗巧克力和一个深情或轻描淡写的吻，欢颜笑语地和这间不为人知的快餐店擦身而过。很多人都在擦身而过。或许此时他搂住的那个人，就是曾经擦身而过很多次才遇见的人，又或许，很多年以后，他们又将形同陌路般的擦身而过。

像夜晚走动的黑猫，我们在沙城陷入气息微弱的时候充当一股持久而轻淡的清醒剂。我凝视这个城市的黑夜，偶尔的星辰，漫长得让人只能用长达半天的欢愉才能驱赶。孤独往往在没有光线的时候更容易入侵每

个人脆弱的内心，不知不觉，啃噬着空洞的灵魂。我只是这个成群结队的庞大人群里一颗微不足道的神经细胞，感知的仅仅是忽略不计的悲伤。

白天，当所有人以车辆或脚步的形式追赶过于匆促的时间去上班时，我与河生带着为苏落准备的快餐店剩余的免费饭菜以及熬夜之后的黑眼圈，一起无精打采地步行回家。也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终于可以走得很缓慢而享受，像一只在向日葵上爬行的蜗牛。

入秋后，街道边两排香樟树开始不知不觉地落叶。一场西风过后，整个地上零零碎碎铺满刚刚死去的叶子。清洁工顶着寒风踏着橙色环卫车，一寸一寸地打扫树底下隔夜遗留下来的垃圾，那是一个晚上消遣和寻欢作乐的证据。

3

然后我与河生在人群拥挤的街上碰到林云海。

我万万没想到会于人山人海中平白无故地与他擦身而过。我与他阔别已达三年之久。三年的时间是一堵坚实的砖墙，将我和林云海密不透风地隔离开来，彼此连一阵风的消息都无法逾越。事实上我和他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墙从我记事开始就在不断地长高，比我疯长的身体还要迅速。我早已将他遗忘，像用黑板刷擦掉黑板上关系繁复的方程式那样简单。

我只是在擦身而过时隐隐感知身边这个人身上散发的悲伤元素，与劣质玫瑰清香料以及杀虫剂的味道一样浓烈。它让我突然之间心生排山倒海般的忧伤。

我没有回头，继续缓慢前行。事实上我不敢，我害怕“遇见”这个伪装得如此美好的词语。它让我无时无刻都心生气球般的幻想，到最后又刺破那个庞然大物。

之初。

这声嘶哑的呼唤如同一根质地结实的缰绳勒住我的身体。我长久地僵在那里，和市中心那尊山羊雕塑没什么两样。天旋地转，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除却河生，很久没人以如此焦虑而温顺的方式呼唤我了。

是你吗？之初。

他追上来，站到我盛满伤感的视线里，满脸横生的皱纹里面夹杂着疲惫和惊喜，阳光穿过稀疏的树木与枝丫淋了他一身。

我的眼睛经过漫不经心的游走，最后还是与他的眼睛相撞。那是一口枯井，趋向干涸，亦不见了往日的深邃与清澈，只有不可见底的空洞，盛满懊悔以及懊悔之后的一丝欣喜。时光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当我打量眼前的这个人时，心底暗自发问，然后我唯唯诺诺地相信了。时光真的可以如是改变一个人。在他身上，我看到时光留下来的错综复杂的刀光剑影：枯瘦而弯曲的背，衣冠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整洁规矩了，而是随随便便的穿着甚至有点邋遢，满头华发在微凉的晨风里尽显沧桑。我心酸地转移四目相对的视线，一低头就撞见他脚上那双破旧的沾满泥土的皮鞋。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习惯穿皮鞋。他是个体面的人，从来不穿布鞋或休闲鞋，正如他之前那打理得油光焕发的头发。

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父亲。我是林云海。

长久的无语之后，他继续低声追问我。

我还不知道你是林云海？

我说。

我原本在内心设想该以怎样的口气叫他一声“父亲”，该怎样启齿与他交谈，然而随即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句如此冷漠之话，言语之间夹杂着一个晚上的困顿以及经年积累下来的深厚怨念。

林云海站在原地，默默不语地深深埋下头，个头马上不断地低陷下去，再低陷下去。我第一次觉得他像一个被大人以犀利言语训斥过的孩子，满腹的委屈与无处诉说的苦水，被小心地积压起来。这与之前的他实在是南辕北辙。之前的他，整日风风火火，找不着人影，于外面逍遥快活，像一只连浩瀚森林以及天空都无法囚禁的鸟，活在独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宇宙般的浩渺天空里。妻儿，家庭，这些似乎与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

认得我就好。

林云海尴尬地说。眼神不知道摆放在何处是好，脚上那双皱纹能与额头攀比的皮鞋来来回回地踩着地上的一片枯黄树叶。

这是长达一生的沉默。

之后的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河生只是沉默地看着我们，不知所措。周围的行人车辆仓促地来来去去，形容麻木，只要存在一天，他们的生活就永不止步，容不得太多的时间花费给闲暇与悲伤。只有我们的世界突然静止下来。更安静的是内心世界。我听见空旷的悲怆撞击着我不堪一击的身体，一下，两下。

4

我沉重地转过身，拉着河生的衣袖继续一脸麻木地往租住的地方走。我知道以如此迟缓的步伐，不出所料，林云海很快会跟上来。其实我在内心深处也是希望他能追上我。

我故意放弃那条笔直的路不走，与河生绕道而行，穿过附近山堆般凸起的小公园回去。我走在两边树木整齐繁杂的镶嵌着鹅卵石花纹的曲径通幽的小路上，没有回头看后面，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打探身后的情况：

林云海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跟在我后面。他那挺直的背开始被巨石般的世事压迫得像一张不断伸展的弓，行走起来一瘸一拐，如同走在一条长满坎坷的人生里。底薄跟高的皮鞋像没穿鞋一样，踩在凸起的鹅卵石纹样上，很不舒服。

我在一排大理石板座位上坐下，把逐渐转入冰冷的饭菜放在河生旁边，叉着双手，自顾自地点燃一根烟。林云海愣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在我身旁的座位边缘坐下，规矩的样子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的我。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吐着缭绕的烟雾，将目光放在公园里做早操打太极的慈祥老人以及骑木马的孩子身上。

你母亲过世了。

林云海说。

我灭掉那根抽了几大口的香烟，将它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她他妈的怎么就不早点死？！

说出那句恶毒而决绝的话，良久，我终于不可抑制地仰头痛哭了。泪水像两条储存很久终于泄坝的河流，奔涌而出。这是所有湮没了的情感，在积压多年之后淋漓尽致地迸发。

等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死的？

自杀。

母亲从来就是性情暴躁之人，从小到大，我没见过她在这个家里安宁过。林云海出差一回来，便是一顿家常便饭的吵架甚至殴斗。索性，林云海经常避之不及，长期不回家。母亲似乎与林云海有着说不完、话不尽的恩怨，林云海不在的时候，便将气盐粒般撒到我身上，往往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而大动干戈。在我眼里，她是一只冷血动物，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依然不减。在我离开路城之后的年月，母亲迷恋上了吸毒。她吸食各种兴奋剂和致幻剂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用幻觉麻痹自己。后